



/// 建筑意匠与历史中国书系

匠学七说

张良皋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建筑意匠与历史中国书系

献给鲍鼎先生 1999 百年祭

匠学七说

张良皋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匠学七说/张良皋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
(建筑意匠与历史中国书系)

ISBN 7-112-04939-3

I. 匠... II. 张... III. 建筑—关系—传统文化—
研究—中国 IV. TU-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8422 号

责任编辑: 李 东

封面设计: 许铁铨

建筑意匠与历史中国书系

匠学七说

张良皋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½ 插页: 2 字数: 280 千字

2002 年 3 月第一版 2002 年 12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3,001—4,500 册 定价: **39.00** 元

ISBN 7-112-04939-3

TU·4401 (1044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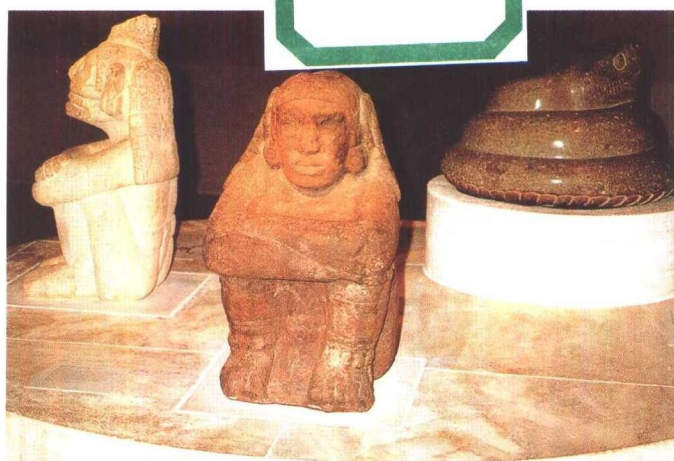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 <http://www.china-abp.com.cn>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南美印地安人的蹲坐(“蹲踞”)姿势。蹲踞最能保持体温，在人类的“无被褥时代”都曾此姿势“以坐代卧”



南美印地安人的跪坐(“危坐”)姿势。跪坐是十分文雅的“礼仪姿势”，表示南美印地安人早已进入高度文明，且采用某种席居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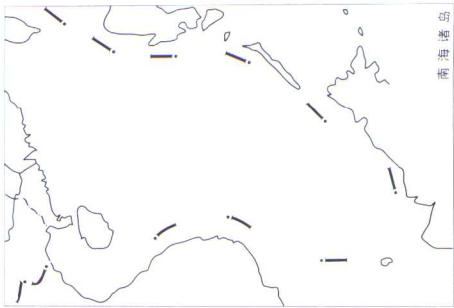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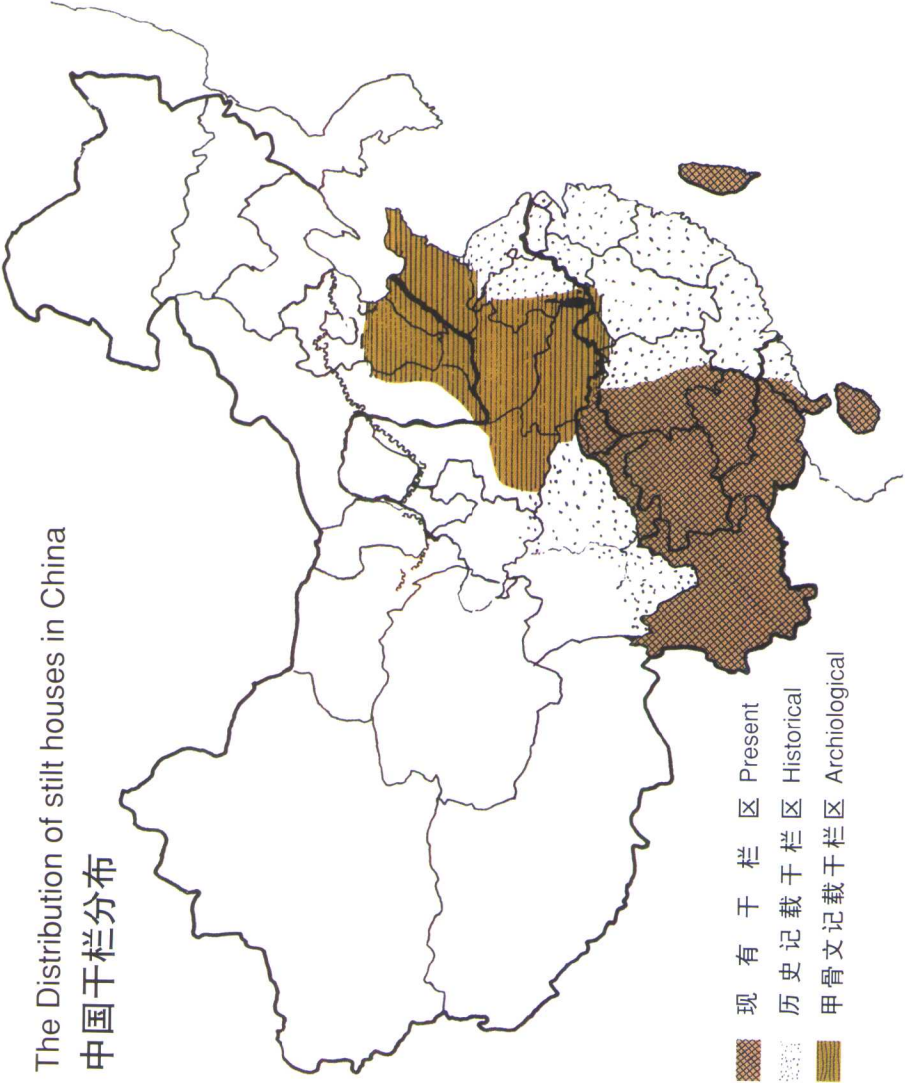


南美印地安人的盘坐(“盘踞”)姿势。此姿势比较舒适，至今席居民族如日本、朝鲜的男性皆乐于盘坐



彩图1 印第安坐姿

The Distribution of stilt houses in China
中国干栏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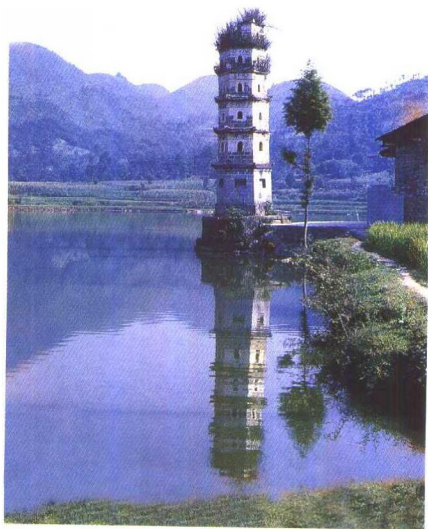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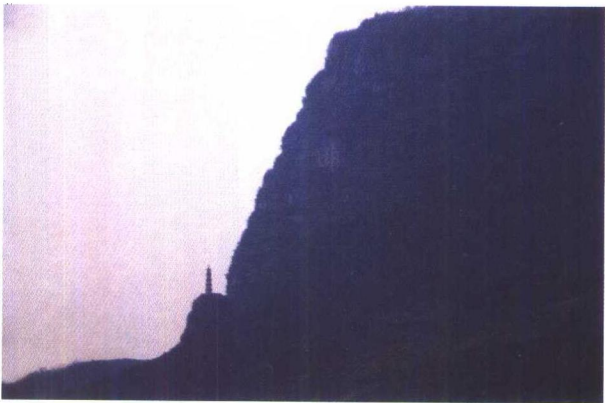


彩图 2 干栏分布

恩施连珠塔。清江自北(左)往南(右),折而东(上)流,很明显是以连珠塔为枢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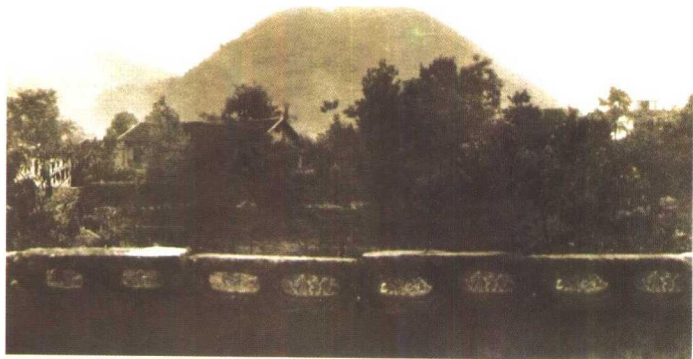
黔江县城“望山”塔。有此一塔,全山立即生动而有“灵气”,山岳之尺度感显现,予人永恒稳定之感



利川团堡野猫水宜影塔。画面可见水面倒影。每当朝阳东升(画面右方),塔的阴影将横跨水面到达西岸(画面左方)。从西岸塔影尽端向东望,可见“塔身正补青山缺”

彩图3 风水

酉阳龙潭万寿宫所
对的“望山”。按远
近而言，更可能称“案
山”，是一座很形象的
“笔架山”



中国匠师当然希
望见到金字塔与狮身人
面像建立严整的视觉联
系，达到天人呼应。但
这张照片只是本书著者
的一厢情愿，强为牵合



事实是 Khafre 金
字塔的东西轴线并未
通过狮身人面像，令
人失望。狮身人面像
位居 Khafre 和 Menkaure
二塔之间，虽也不失
为一种构图，但毕竟
缺乏“必然性”、“极端
性”和“唯一性”



彩图 4 对景(酉阳龙潭万寿宫与埃及狮身人面像风水比较)

开场——为立说而著书

建筑学，西洋通称 Architecture，拼法虽各异，源皆出希腊。Archi 谓“首领”，tect 谓“匠人”；Architecture 恰恰是中国的“大匠之学”，或省称为“匠学”。

“七”是中国文章之一体。于理，有枚乘《七发》；于学，有刘歆《七略》；于情，有王粲、曹植《七哀》……。即使《七说》之题，后汉桓麟父子也早作过。意者，古人不矜穷尽，到七为止；我止于七，实已尽我所有，乃止乎其所不得止。

建筑，作为文化载体，大于器物，早于典册，久于金石。从建筑入手，研究人类文化，本当顺理成章。目前，不论中外，说起“建筑文化”一词总显陌生，但无妨中国自我作古。中国建筑文化融合得如此紧密，如此悠久，如此普遍，以致人们完全不感觉其存在。所谓“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

对于“建筑文化”，中国一方面是席丰履厚，一方面又无所依傍。随着中国文化的自我意识之苏醒，面对大量的建筑文化积累，我们不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而且并无西洋宏博之士，导夫先路，会四顾茫然，不知所措。本书著者，已过孔丘嗟麟之年，方当老聃乘牛之际，齿没舌存，或宜如老聃之抢时间以立说。而就建筑文化的现状而言，正该先立说，后著书。或曰为立说而著书。顾炎武论著书之难，曾说“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日知录集释》卷十九）顾炎武其实就是主张为立说而著书。所以本书将建筑与传统文化，都为《匠学七说》，务在发前人之所未发，唯陈言之务去。每念筌路兰缕，自必仰止往哲；至于宏文大论，但能期之来贤。容我妄冀千虑一得，多言或中，足矣。

筵席制度是中国建筑与传统文化的重要结合点。从这一点切入历史，我们立即进入一个久已被中国人淡忘的席居时代。席居这样一个与现代生活迥异的生活方式，如何发生？如何发展？如

何消失？来自何方？去向何方？历来很少答案。席居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对建筑必然产生影响。即使至今保持席居的日本，对席居问题也不曾有过全面深入的研究。为此，作《一说筵席》。

中国居住形态具备巢居——干栏、穴居——窑洞、庐居——帐幕“三原色”，以之调合搭配，乃得异彩缤纷。其中干栏历时最为悠久，分布最为广泛，与筵席配套，形成中国居住建筑主流。开发沼泽，占领丘陵，干栏都曾建殊勋。干栏与窑洞帐幕都能解放地球表面，能否成为人类居住的终极形态？说在《二说干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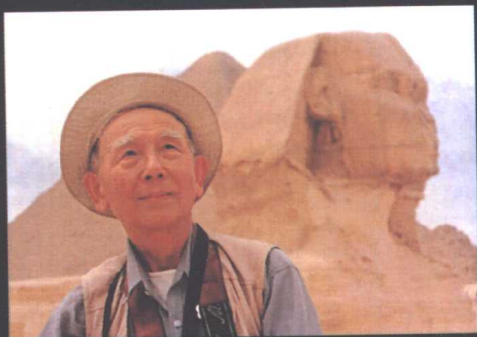
为破译海宁汉墓的“圭”、“臬”符号，追溯到中国古代的主表和臬柱，追溯到门闾、中柱，因此竟能为中国建筑的双开间盛行和中国礼仪之东向坐称尊求解，发现中国双开间建筑之崇东和单开间建筑之尊北长期共存，借以确定单开间建筑定于一尊的时代，并返回问题的出发点海宁汉墓圭臬，试求确切意义，并为贸然沉迷于“象征”、“符号”的建筑师同行敬献刍荛，奉呈《三说圭臬》。

凡生物，无论其为“动”为“植”，皆有其生存本能，因而有不尽言宣的“风水观”，唯独中国人深刻地察觉到这一点，虔诚地承认这一点，体系俨然地发展成风水术。现代人，仿佛越过（其实默认）风水术，建立了环境科学，但还缺乏中国的“石敢当”意识，还不曾周到地建立环境美学。中国风水术一旦褪去神秘面纱，是否尚具价值？是否已经过时？尊重环境，顺应自然，是否流于消极？答以《四说风水》。

京都建设，是文明人类必然从事的巨大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当然也是巨大的建筑活动。但历史上不曾有建筑师出面，用建筑师的眼光，来揭示隐在京都建设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奥秘，例如：没有人看出是什么引力牵动秦人在京都选址上摆动八九次，也没人指出两宋建都何以只愿屈就商业城市。谁曾想见唐宋之间或可称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已经不止于萌芽？请惠阅《五说朝市》。

大匠之学作为一门大学问，和建筑艺术作为一门大艺术一样，不能说“创造”，只能说“缔造”。中国大匠即使升格为神，也只是这门学问和艺术的缔造者之一之二……。中国建筑师不是食客，不是弄臣，而是多有哲匠，久为帝师，我们要为中国大匠刮垢磨光，显扬其无上的职业尊严。容冒昧为《六说班垂》。

建筑师习惯于用不同的视点来画建筑透视图，以求得不同的视觉效果，这一习惯施之于观察中国历史，也能别开天地。在地理上水平分布的民居形式竖置起来竟是一部鲜活的建筑历史；静态的高襟位置串联起来竟是民族迁徙的动态路线。用不着发明什么新的历史哲学，光从建筑师的视角观察中国历史，居然能得出“三巴寻五帝，百越探三皇，南中隐大荒”的结论而不惜开罪众多的国内外史学巨擘。愚不自量，姑妄言《七说纵横》。



张良皋 湖北汉阳人，1923年5月生。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工学学士。曾在上海、武汉一些设计单位任建筑师，1975年退休。1982年应华中理工大学之聘为建筑系教授。曾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从事《鄂西土家族建筑的研究、保护与利用》、《中国干栏建筑综合研究》。曾与李玉祥同志合作，出专著《老房子——土家吊脚楼》。曾主编《中国民族建筑——湖北卷》，参编《中国建筑艺术全集·23·宅第建筑·四·南方少数民族卷》。已出版《武陵土家》。

目 录

开场——为立说而著书

一说筵席——古中国席居之谜	(1)
一、两汉席居	(1)
二、汉以前的席居	(3)
三、筵席异同	(7)
四、床榻	(8)
五、衣履	(10)
六、礼仪	(13)
七、建筑模度	(19)
八、穷源	(24)
九、竟委	(26)
十、传播	(28)
二说干栏——从原始到永恒的居住形态	(33)
一、中国建筑三原色	(33)
二、干栏与中国木构	(49)
三、筵席与干栏共生	(54)
四、干栏的退潮和筵席的衰微	(55)
五、干栏的历史功勋和未来展望	(58)
1. 国土开发	(59)
2. 环境保护	(61)
3. 聚落减灾	(62)
六、解放地球	(65)

三说圭臬——建筑元件如何生成意义？	(69)
一、最早的建筑符号	(69)
二、古建筑上的圭窠	(73)
三、古文献中的圭窠	(74)
四、沿用至今的圭窠	(76)
五、圭窠的作用	(77)
六、臬的来历	(79)
七、从臬到闾	(82)
八、中柱	(85)
九、双开间建筑	(87)
十、东向坐礼仪	(94)
十一、从圭臬之符号化说到建筑的表意功能	(98)
四说风水——中国的环境科学和环境美学	(101)
一、安全感	(101)
二、地标性	(106)
三、顺应法	(109)
四、美学观	(119)
五、解迷信、释忌讳、破巫术	(127)
六、拟中国班垂弟子为埃及古人改图	(133)
五说朝市——搜索形成京都格局的隐形力量	(136)
一、“面朝后市”和“市朝一夫”	(136)
二、战国七雄的迁都热	(140)
三、汉京的选址·起市	(149)
四、汉魏洛阳之上下求索	(155)
五、金陵王气兴衰录	(163)
六、隋唐长安大兴城	(170)
七、王城的新生——隋唐洛阳	(172)
八、从汴州到杭州	(173)

九、北京金元双城记·····	(176)
十、太极殿·东西堂·三朝之制·····	(181)
六说班垂——中国大匠之学的缔造者群·····	(189)
一、中国的 Imhotep·····	(189)
二、工官的辉煌·····	(194)
三、中国文学家与建筑·····	(197)
四、中国画家与建筑·····	(200)
五、中国风水师与建筑·····	(209)
六、从画家型建筑师到全才型建筑师·····	(214)
七、为《哲匠录》补遗兼批建筑亡国论·····	(220)
八、建筑师——无言的帝师·····	(226)
七说纵横——历史横断面与文化发展的时空序列·····	(237)
一、干栏——平摆着的中国建筑史·····	(237)
二、高谋·····	(241)
三、穴居的时间顺序·····	(245)
四、南北三古道·····	(247)
1. 岷江走廊·····	(248)
2. 吕梁陆堤·····	(250)
3. 巴山秘径和卤管栈道·····	(253)
五、中华语言畅通线·····	(258)
六、秦始皇为何筑女怀清台·····	(259)
七、巴文化与努比亚文化之类比·····	(263)
八、华夏根株待探寻·····	(265)
1. 三巴寻五帝·····	(267)
2. 百越探三皇·····	(274)
3. 南中隐大荒·····	(276)
九、驰骛八荒·游观二极·····	(280)
后记·····	(282)

一 说 筵 席

——古中国席居之谜

为弄清中国筵席制度的详情、源委，我曾多方求教于师友。首先询问先业师刘敦桢先生，他曾在百忙中抽暇复我，该复函已收入《刘敦桢文集》第四卷 201 ~ 203 页。我也曾函询卢绳老师，承他惠告萧何“剑履上殿”故事。往后我写成了一篇《提问录》，复印多份，以求决疑。先业师童雋先生赐教“曾子易箦”故事，并谓筵席制度纠结甚繁，生出来的问题比能解决的问题要多。该《提问录》也经童先生交同门友人审阅，并蒙惠示筵席制度与干栏建筑的联系未之前闻，立说须有坚强证据。往后也曾求教于前辈学长唐璞先生，同门学友邵俊仪先生和许多先后交识的学者，例如故宫博物院的朱家溍老先生，都蒙他们不吝赐教。这些教言使我获益匪浅。总的感觉是大家对筵席制度都有所闻，有所知，足见这一制度之重要；但大家也举不出先辈学者对这一制度的全面研究，连至今沿用筵席制度的日本，对筵席制度的研究也并不完善。所以我才觉得钻研此一问题，不必忌惮辞费。

一、两汉席居

中国古代人民生活史，有相当长一段时期，是席居生活史。那时生活的主流图景，是没有桌椅，不用床榻，人们席地而坐，席地而卧，工作、休息、饮食、歌舞、祭祀……一切活动，都在席上。自天子以至庶人，没有区别。隆重的朝仪，要求大家脱履脱袜，赤足登席。由此产生一整套生活习惯、风俗礼仪，影响到衣履式样、建筑格局，乃至尺度体系。要为中国席居制度穷源竟

委，饶有兴味，至今未见系统厘然的“说法”，本篇的最后目的也将为此而设。但就现在已取得资料立论，我们说两汉时期是中国席居制度的中心时期，大体不谬。

西汉的戴德戴圣叔侄，著为《礼记》。其中《曲礼》一篇，是叙述席居生活方式的主要篇章。他们标榜的是古礼，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汉代实行的礼仪为影本，加以理想化、系统化。

《曲礼》规定：“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这是因为，一张席上，最多只许坐四人，所以若超过四人，另外设席，就必须让“长者”坐得宽松些。还有补充规定：“父子不同席”、“为人子者……坐不中席”，这是为了保持尊卑之分；“女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这是为了保持男女之别。

布席有种种规矩。凡为长者奉席，要“如桥衡”，即双手横向举席，令左端稍高；要“请席何乡，请衽何趾”，这里“席”专指坐席，“衽”专指卧席。要问清什么方向，“若非饮食之客，则布席席间函丈”，这里指的是“讲问”之客，也就是从事谈话讨论的客人，两席之间要容得下一丈（或杖）之长，便于指画。登席也有规矩。“侍坐于所尊敬，毋余席”，也就是先登席的人，要尽量靠近所尊敬的人，便于后来者挨次登席。不挨次，便是“躐席”的失礼行为。“虚坐尽后，食坐尽前”，即：仅为谈话，则坐得靠后；若要进食，则尽量靠前——避免“污席”。

可以相信，整个汉朝，席居是普遍的，所以有许多关于席的故事。“侍坐于长者，屦不上于堂”。汉朝皇帝殿堂上，遵守《曲礼》的规矩。刘邦为了宠荣萧何，赐了他一个特权——“剑履上殿”，也就是：萧何上殿，不必解剑，也不必脱履。往后凡得“九锡”的权臣，大抵同时享受这项特权，直到南北朝之末。

西晋人挚虞《决疑要注》说：“殿堂之上，唯天子居床，其余皆幅席，席前设筵”（《艺文类聚》六十三居处部三）。这里提到了“筵”。筵也是席，不过是满铺在殿堂上的席（后文还要详论）。席是加在筵上，专供坐卧处铺设的。对于元老重臣，席不止一重，可以加席，以示优礼。东汉光武帝时有一次“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在座有一

位治《京房易》的侍中戴凭，驳倒了五十几位，于是赢得“重坐五十余席”，这就是有名的“夺席谈经”故事（《后汉书》七九《戴凭传》）。

东汉末年的华歆，与管宁同学，共坐一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世说新语·德行》），所以后世朋友绝交曰“割席”。这故事表示直到汉末，民间仍普遍用席居。

二、汉以前的席居

汉朝就是“楚朝”。战国时期，秦、齐、楚三国都有统一全国的实力和雄心，而最强的是楚。历史的偶然性使秦统一了中国（221B. C.），但仅仅经过12年就有楚人揭竿而起（209B. C.），由楚国贵族项氏领导的楚师推翻了秦朝（207B. C.），又由楚国平民刘邦领导的汉军打败了西楚霸王项羽而建立了汉朝（202B. C.）。汉兴，受封侯爵者143人，除留侯张良是韩籍楚人外，其余全是纯粹“楚老”。所以汉朝的席居制度，毫无疑问是继承了楚国的生活方式。

楚国人是广用席居的。《楚辞·东皇太乙》：“瑶席兮玉璫（镇席之具，一作镇），为神所设的席很讲究。《招魂》：“经堂入奥，朱尘筵些”，筵是室内满铺之席。《离骚》：“跪敷衽以陈辞兮”，这里“敷衽”就是铺在筵上的“加席”。

楚的世仇、死敌：秦，是用席居的。刘向《新序·杂事》第五载：秦始皇宴会群臣，胡亥食毕先下阶，把群臣脱下置于阶上的鞋子，拣好看的通统踩坏才走。这位历史罕见的愚戾型恶少的无赖行径，帮我们证明秦朝是脱履上殿，殿上自必用筵席。

与楚秦鼎立而三的齐国，有一段用席的故事，载在《晏子春秋》卷二：

景公猎休，坐地而食。晏子后至，左右灭蔑而席，公不悦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独塞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对曰：“臣闻介冑坐阵不席，犹